八編類纂

十一 喪類

1カの3
1717
77-71

1
加
1717
77-71

左編

夷類

女眞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三年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陜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立昌據亦是金人怯處彼可取而代也請

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請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仗曰諸有肯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候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术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

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
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
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
盡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
撻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卽位都大
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于豫而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
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
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
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可立可襲

撻懶兀术僞栟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
爲畜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
河議事至兀术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
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
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撻
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
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
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
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如欺小兒

倫曰了然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
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
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
郎魏矼館伴之因備倫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
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
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
得毋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
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
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
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

魏矼向子諲皆可將

檜何事不與聞彼與金人一手一心一口何云未見史家無識至此

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請館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今入見言先歸(炤一作夢)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沐金人逐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泰檜怒(何爲怒可知也)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

本嘗歸何云陷

祭御史施廷臣爲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起居郎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术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風扶(檜與虜已有成約無如之何)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术走沐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术于郾城追至朱仙

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
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
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年正月元术陷
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楊沂中劉錡敗兀术于柘皐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
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
績岳飛帥兵抹濠州不及還次舒州兀术渡淮北去
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禀議使秦檜矯下岳飛
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
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
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王當曰慈親
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遂遣鑄還許歸
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
來冊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縗服
奉安龍德宮太后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還梓宮還太后使檜有功則中国必不易相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爲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十六年金劉豫亦金主亶自卽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元术后裴滿氏干政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因縱酒自遣酗怒手刃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

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术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王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務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問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
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
過中京與劉守肅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
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
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
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
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
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亮曰、若舉大
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
楞亮曰、阿楞屬疏、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杖
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主弟止有常勝查剌亮
乘此構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
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
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
僕散忽土舊及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
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
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
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
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鑰符啓門、亮與

妹壻徒單貞及平章政事兼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刼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外忽上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秉德遂與郡臣奉亮即位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里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非京殺留守斜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餘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孛古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沽里甲好修餘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爲金國

祈請使俄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俄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至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恐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蕭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秋宋進封泰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熹少師

並致仕、是夕檜疚、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輗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使仲輗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王喜曰、向者梁琉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之金主意、遂與仲輗馬欽盛言江南富庶于女王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宋以王剛中爲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裴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

有叛入兩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
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恩退
大盜
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
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
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
恩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
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
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傅上旨曰今日
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
大盜
侍都知省張去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
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
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
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陰畫工於奉使中俾寫
臨安湖山以館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淵聖崩
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
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
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即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讐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
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
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完顏沃側及燥
合等而執耶律娜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
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
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
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
之皆無功而撒八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
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
度使移剌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

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
祿使移剌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札八見窩斡兵衆
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斡決
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
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敝者很
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踐民
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
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
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兆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亡金机會

中朝有將

野贏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
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
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
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
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
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
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
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庭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
州事高文富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
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
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
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
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
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
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
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
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
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酋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景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冑亦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

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礮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亦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弒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其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踰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郤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實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師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濠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必遁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壞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灰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檀衆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鎬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倚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拙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淺、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灰人膏爲油用之、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矛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逢見寶船、紿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

虜吐氣

八編類纂　卷壹百六十　十七

波騰躍敵大驚擊矴舉帆帆皆油縪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眞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殺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遁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問汜敗因憤悶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葉義問命虞允文往撫潮犒帥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

汜不可使錡宜明白言之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于楊存中臨江按試
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
蒲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
有備不可輕願駐楊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
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
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
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東京遼陽
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衆心歸之
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
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
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
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
十事、追尊訛里朵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
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衆欲亡歸
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
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
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亦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琉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宋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月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閘堰金軍不能進速夜始還部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
夜發兵拔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
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
汜略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
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
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侍衛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衙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
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揆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
趨沛由沛京以逼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孰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
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浩上言
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
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
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
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
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籌畫地陳

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孝宗
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
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
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
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
秋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
渡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
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
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
淵宏淵出湘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
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
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
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
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
壁降卒開論禍福金守將蕭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
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
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
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
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師仲賢墜辭帝戒以勿許四郤而思退
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

而命延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
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
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
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
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加舊
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
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
四州之罪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
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
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

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候得寢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宮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矣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鬮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卒後可其所欲天乎人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統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不聽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脩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幸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濵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適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三年吳璘卒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排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欲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閱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蹙搶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葬

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
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
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
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
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
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
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
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
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
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
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
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
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
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
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
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
陽公晧廢其君睍而自立晧睍弟也以讓國奏于金
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纂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詳問賠復取睨表言父遺訓傳位於賠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
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
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
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
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
汝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
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
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
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
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
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
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
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
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
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璞
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

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劒之屬命師魯歸報曰
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
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
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
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
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官人歲費以充之
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遶道宗以
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
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
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推
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
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
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
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
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
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
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

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温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温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狥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耻道軼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鎮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北拳未嘗不起但佗冒非其人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釁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省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侂胄嚢茲醜虜猶託要盟胺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媮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朝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
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以丘密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眞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
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大盜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金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庵
廡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
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
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
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
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
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眞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
走金紇石烈子仁陷徐州遂入眞州州之士民奔逃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
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
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
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
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昌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
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
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
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
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
權濟事王翼楊駪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
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且密遣使如金軍議和
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
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
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
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
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
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猶

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信
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丞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
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
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辯對不少屈信孺
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
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
語信孺不爲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
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
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
大怒奪信孺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
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
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
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懸二首并畫像
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
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
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永濟嗣位有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
（殺故主、妃）
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
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
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
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
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
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
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磴以進金主始恐釋
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
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
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
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
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
殺金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九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鐵木眞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毋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摠隸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以鐵木眞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眞年幼
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
萬攻之鐵木眞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
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眞所居相近鐵木眞
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眞固邀與宿明日再
合圍鐵木眞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
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
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
眞太子乎照烈之長玉曆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
遂與苔海苔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眞曰我方孰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淦當
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
鐵木眞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
眞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眞以乃蠻
部强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眞乃大會屬
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
鐵木眞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眞益
以强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
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
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眞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不許金和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眞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弈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沭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摠管蔣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眞以徒單鎰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

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鎧曰如此是自蹙境也金主從鎧謀鎧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耶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术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令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

（居庸則古北不能入以此知居庸關係）

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爲不可、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赦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覇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亦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赴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亦之、承暉遣表至

沐謚忠肅盡忠至沐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拔都帥萬騎目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沐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東蒙古兵至奪花營距沐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嶺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水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死參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剌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丞吉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雅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摠管能捍州郡

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宿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覇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扳其矢血流滿體問什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振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虞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訛可猶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摠帥同赴召六兒遂諧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柂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就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趨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候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棄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塹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匿富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摠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卓家。今日明白矣。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蹑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全國境内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摠帥合、閫秦藍摠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萬解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閫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雕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圖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破大磴或碌碡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於裹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析大
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桔布其上網
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樸救父老所傳周世
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
而已初自撤命築城外短墻委曲陲隘容二三人得
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士
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宋宰相併無此

沈京之築攻也賢於宋之垂手一擲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
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紙鳶
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所爇圍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
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
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
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
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於是金主毋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
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
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
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恩烈曰
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閧
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
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
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
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
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
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
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
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復畏避
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蒲野所過丘墟一飯
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速不臺攻城日急
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歿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麾其黨先殺習揖阿不
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衆皆稱
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
國送款請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
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
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
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
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糸
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
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内府珍玩克實之以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克饑貴家
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
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潜
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揖阿不曰自車駕出
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
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揖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
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時兩
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
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顔奴申及習揖阿不曰京城

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囚諷太后作書陳天
時人事遣金王乳毋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
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鄆楚萬狀尤甚於徽
欽之時初官奴毋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毋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却金王以降忒
木解信之還其毋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
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
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
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
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

二快事宋所無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
孝軍郤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
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
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强伸守中
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
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
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
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
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
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

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拘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顓等州便宜摠帥烏古論鎬餉米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論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間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輦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

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瞋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宋元共攻金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受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成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

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
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曰以國家恩澤君臣
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
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
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
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
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
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
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
中流天如蝟珙麾牽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
諸將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待潭爲固外接汝
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
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
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
此木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
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
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爲油號人油
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摠帥孛术魯帥
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蒿沃油其上將燒兩

金之有備如此

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孛术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啣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珙之帥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鍋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乘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汝便火我遂自經汝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汝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將士皆曰相公能汝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孛术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汝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汝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眞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舁火焚之奉御鋒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亦有抱帝投江之忠宋亦不及

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所在天綱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救勵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

此可徐圖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柱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盧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沂、時沂京都叔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七百橫刺之、立隊馬死、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于沂、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沂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沂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誄）催益急、乃撤鈐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嵩中楊詔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詔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師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弟萬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逵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潤端兵離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鋐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鋐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斃、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鋐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鋐及其二子自刎、斂軍民同斃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温不花入淮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爲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眞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遂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曰温不花攻黄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陋隨補完、蒙古令扳都魯斫牌杖木扳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蔽、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扳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效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豬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蹂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吕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砦柵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唐府蒙古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

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狥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鄴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衆皆不堪又

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亦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次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可誤）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桅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若于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遽還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
爲國勢必亦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亦士數十人當
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
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
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
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
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遁會高達等引兵
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扳都領
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亦者以軍出襲

扳都兒戰敗亦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亦傷者至
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
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
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
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
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
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
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
有再造功召入朝初覇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爲先鋒
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覇突魯曰今天下稍定

我欲勸主上駐驆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驆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覇突魯之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力也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竒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天下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遍搆華編稱頌鄂功遍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蒙古遣人詰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
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
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
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文德以俞
興與整素有隙使興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
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
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
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
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
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

可惜失此異人又一張柔矣

宋又多一隙

進陷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摠諸道兵擊壇
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
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
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
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
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
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
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
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
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

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母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畧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河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术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燕飲擊鞠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蹙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竇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致欲爲焚爇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航中一舟

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效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矼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檣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搥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未知復不能斷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棄舟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丘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久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後以援經降元

左編

夷類

蒙古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卞貢力戰不爲衂冨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來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

何炯張詵

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絚、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絚、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水乃以兵截江而出、鋭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闕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

即上聞亦無益

樊城既陷、復申請之、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樵樓聲如震雷、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鏁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竝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驟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珏聞合剌至

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舟塲由是馬驂城築卒不就阿术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搤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年二月度宗崩帝昺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术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

絚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三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主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即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戍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郤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救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

戕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可惜）伯顏乘間遣奇兵部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論陽邏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扼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术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术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术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身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舶千餘艘、阿术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永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宋禩孫聞元兵趨鄂

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恃
漢陽爲蔽及荆湖之援禮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
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
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鋭欲渡江曰大軍
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虚弱徑走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伯顔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
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
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
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范
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叛趙孚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
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孚發迎降孚發忿氣
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
人迎降而陽助孚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孚發
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
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式獨不
能爲忠臣妻乎孚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
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孚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
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孚發晨起書几上曰
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

同縉亦再發亦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亦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
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
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
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姝無鬬志會伯顏令軍
中作大栰數十揉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
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
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术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
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术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
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
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
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术以
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
以步騎左右擠之殺溺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珠
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
略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
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坐府中

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撫筆于地不屈遂殺之初故相江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荅萬里遂力求去及是問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謚忠介萬里謚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三月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

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遘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

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楊州李庭芝率厲所部固守楊
州阿术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
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
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
自奮及阿术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
績阿术乘勝進趨楊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
溝敗之阿术陽退才逐之阿术反戰至揚子橋兩軍
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墜
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
陣者譁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术與弘範追之自相蹂
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
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
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
得發碇元阿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
健卒善弩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
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
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

復能軍奔圖山、阿术弘範追之獲白鷳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
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
則一縣破、中源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
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
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
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
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
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
學墾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揣田揚二氏重慶趙氏及
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
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
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

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曰以忠義勉將士必傷相藉人有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狥阿术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必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剌罕破銀樹東瀕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閫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鬬者乎祐曰鬬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遣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閩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訾通叛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訾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訾守志

益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
破昔欵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
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欵所也日中兵至欵焉伯
顏命屠其民執一節至軍前不屈亦欵師勇以八騎
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
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
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
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
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
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
師未必眞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著小沮之則主
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
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
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
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阿里海牙攻潭
州督戰益急與諸將晝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
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帥坐熊
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欵吾家人
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弒我忠伏地叩頭辭

益王即位

以不能、帯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帯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即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久初伯顏執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溫州、拜樞密使、元王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

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术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遣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把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以身係宗社之重者才與庭芝

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眞益急城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死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港招撫司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今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使至與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叛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死十二月元置

處亦奇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爲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泗其隍城遂破馬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人仆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雩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與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玨復瀘

此法可行

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督與張玨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玨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玨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玨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玨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玨率衆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呂絃自經死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老疾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爲
令二月元俊都陌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欲之夏
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是爲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
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雨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
爲天險可圮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
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

異人

始賜劍

寶劒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楊州
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
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
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
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
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
率衆拒於白沙石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
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即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

異人

異人子俊

潮陽鄭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

于潮興欵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破執吞腦子不欵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眞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請欵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將張弘範自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庶侯將（失名）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世傑輕舉何悔）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不足）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欵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以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荄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舟火不能熸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笞之已卯都統張達夜
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日將一軍相去里許
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
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
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
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
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
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
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曰甚陛下
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
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
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
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
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
矣遂赴海死世傑葦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
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
廣颶風大作將士勤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

梅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二君亡復立一
君、今又亡、我未必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
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
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葬其骨蓬湖居里、殺
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
用漢人至是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
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
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山中書。必有徧狥
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
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
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
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
之則風采蕩。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
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
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
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
十分爲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閩廣之
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
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慴。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皆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封其肉以食鷹獷。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蜩螗。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北萬一

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疫者必衆矣。況潮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先是有告諸王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聞諸王乃顏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克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

之實而更多欺誣之文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成宗
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
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不
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荅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
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麵蘗是耽妃嬪是
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
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
欲陛下即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
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
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
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爲太子嘗曰明
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
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
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
宮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濶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險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

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汝、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遜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嬸不答失里帖、怙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恐忘不共載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次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淺易塞

而不可行舟泥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潦漲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漾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躬製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服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

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置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效之初同僉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頻淮南之地及自木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那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苗軍

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天完將陳友諒
襲殺倪文俊友諒汚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
輝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壽亦領
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
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
平章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陳壽
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
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殺玉珍
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十八年春正月天完
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三月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與戰死
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徽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
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
珍戰死京師大恐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既亂
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
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
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時帝亦厭政宦者
朴不花用事爲姦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執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
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

稱帝

太祖帥師伐漢扳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珍立

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王孫賈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椓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賈的帝八剌爲崇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强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